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二十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舉人臣唐　爍

南史卷二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七

孔靖 孫琇之 曾孫奐　孔琳之 孫覬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

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

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為然時虞嘯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

玄以季恭爲會稽内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内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内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

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是歲武帝北伐李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為贈子靈符位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産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

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懃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駡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駡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

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仕齊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

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户尚書廷尉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

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與

與字休文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户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與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縶或薦與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

莫不卑屈與獨無所下或諫與曰不宜高抗與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與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與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與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

童故事無復存者與博物强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與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與建康令武帝剋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

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陳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並

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
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
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
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
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
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奐爲太子
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爲南中郎康
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爲始興王長

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
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
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與應接引
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
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絶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
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
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
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

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

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
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
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
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
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
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曽祖羣晉御史中丞祖

沈丞相掾父廞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隷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寳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

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

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

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

而飢困此斷之之獘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

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

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獘著於已試

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

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

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

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别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

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説推別自

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爲人患者乎凡人事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

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寔應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産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還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羡之虧違憲典時羡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中從事羡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

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

覬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黄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顔竣奏以覬及司徒

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秘書監廷尉卿為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

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

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覬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

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
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
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
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
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召為太子詹事遣
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
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
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

遠近離叛若摧五郡之鋭招動三吴事無不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瑮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吴郡太守顧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通建鄴與長子寳素謀議未判少子寳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為義興以

延熙為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

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璪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㶁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

以小船竄于山嵴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謂曰此事孔璪之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顗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宥覬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邱陵覬寤私告人曰邱陵者㞽平建康其殆難勉覬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

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議舊章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甞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黄門侍郎歷

左衛將軍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

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

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

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馬
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
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
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
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
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寛厚而忽
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
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

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
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祟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
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
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
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
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
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

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黄門侍郎黄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髙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朂共食孚羹盡朂云益殷尊羹朂司空無忌子也孚徐𣪠筋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為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彦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

畢景王儉為丹陽尹引為郡丞袁昂先拜秘書丞求臻
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為作
歴位太子洗馬淳弟沖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
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宫為所
知遇劭弑立以為司隷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為尚
書符罪狀孝武亦為劭盡力建鄴平賜死沖弟淡字夷
遠亦歴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
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覲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没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啟幸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南史卷二十七

南史卷二十七考證

孔靖傳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又一項羽神事

特進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一本無

左字又餞字上有親字

靈符懇實有材幹○材監本誤堪今改从閣本

孔奂傳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一本作除

司徒長史左遷給事黄門侍郎

加以識鑑人物詳練百氏○監本脱以字一本并脱識

字

南史卷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二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彥回 彥回子賁 蓁 蓁子向 向子翔 彥回弟澄 彥回從弟炤 炫 炫子澐 澐孫玠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

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

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

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没縣邑更相樹置遥以鄮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芩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頵郡議曹掾虞道

納二軍過浦陽江頓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畀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貲貨資財豐積坐免官

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
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
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
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
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
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
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績位太子舍人
亦尚宋公主績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

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
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
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秘書
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
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
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

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
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為太子中庶子司徒
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
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
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彦回
澄登輕舟南奔彦回始生一男為劭所殺孝武即位以
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
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彦

回

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彦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

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秘書丞湛之卒彦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吴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彦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彦回悦之以白帝帝召彦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彦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彦回曰回雖不

斂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藩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衞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為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回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名卿欲使著黃

羅襹指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内實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襹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

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朞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

帝固讓與彦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彦回粲荅書不從

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彦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劒二十人

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

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

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彦回鰒魚三十枚彦回時

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彦

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

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

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毁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彦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彦回默然歸心髙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彦節既不受任彦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髙帝髙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

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讓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

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
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
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荅
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
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
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
動宅甞失火煙爓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
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

寧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髙帝崩遺詔以為録尚書事
江左以来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
以為見居本官别拜録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
来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
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
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
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
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増

彥回班劒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

篤病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

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

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

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

秘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

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令掾屬雖未服勤

而吏節禀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

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倫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録尚書公如故增班劒為六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彦回始也又詔彦回妻宋故巴西主埏遂䂓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户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蓁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曾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内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

開以杵搥破進見蕡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蕡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

蓁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蕡子霽詔許之建武末蓁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謚穆子蓁子向字景政

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毁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别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

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云

澄字彦道彦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

氏生彥回後尚吴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吴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疾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吐得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

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户尚書彦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彦回介幘犀導及彦回常所乘黄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炤字彦宣彦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

節王儉甞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名爲國
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
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
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
回拜司徒賔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
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
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
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

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弟炫

炫字彦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彦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皋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雛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斆入殿

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
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
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
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
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
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
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
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

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子澐

澐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叅軍卒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觧音律重賔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澐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温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

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汚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内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户類多隱沒玠鏁次的等具状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户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

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横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装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甞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

獵遇猛獸玠射之截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南史卷二十八

南史卷二十八考證

褚裕之傳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期監本訛欺今从閣本

褚彥回傳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宜一本作以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當不一本作不當

南史卷二十八考證

南史卷二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約弟撙　撙孫凝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黄門郎以方梗

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
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
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
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
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
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
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
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

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
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
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
羡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懐自此以
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
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

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吴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

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

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
羅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
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
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
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
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
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
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

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
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
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
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
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
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
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

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悦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
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
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
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帝有慙色又廬江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
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
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
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

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

謂能苟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橈阿順法興

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毁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刋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删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

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

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陜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宫省内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

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
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
絶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
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
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
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
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
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

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頊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沉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

閤内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

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
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斆宅興宗乘馬
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
深達此音掐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
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
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
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
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

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
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
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麤足者直如此
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
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
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
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
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

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彦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耤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

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令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

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

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吴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吴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彦回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强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常通興宗侍兒

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王了無怍容興宗竒其言對
命釋縛試以伎能髙其筆札因以侍皃賜之為立室宇
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王子㢘仕梁以清
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
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
才學書譲錫弟僧逹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
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
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

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
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
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
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
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
門髙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
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

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大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約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

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録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撙

摶字景節少方雅退黙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摶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黄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摶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摶内以金釧賂摶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為有

司勃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撙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詰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撙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

名稱又為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摶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摶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摶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摶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

解帝尋悔取事為畫帝嘗設大臣𩝐摶在坐帝頻呼姓名摶竟不荅食𩝐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摶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来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賔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

所知如此子彦深宣城内史彦深弟彦髙給事黄門侍郎彦髙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隷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賔友曰庶来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髙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

義興主壻錢肅爲黄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
舊戚恩由聖㫖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
湏人門兼美帝黙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
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爲給事黄門侍
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
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
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
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

咸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敎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蔡興宗傳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宋書荷字上有負字

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一本無史字誤

蔡凝傳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僉一本作檢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